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莫與儔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七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明堂一 辟雍二

靈臺三 太子四

皇后五 公主六

皇親七 封建八

明堂

白天子布政之宮內有太室體象天地明堂之制上圓下方四達八窻九室三十六戶據坤靈之正位順陰陽以開闔合宮總章黄帝曰合宮虞舜曰總章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辨其方位正天子之位也明諸侯之尊卑明堂者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天子立明堂者所以正四時之序敦五教之本在國之南也白虎通於昭明堂明堂孔陽文選序五位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容二几周禮明堂制下之燥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人知節也晏子春秋明堂之制夏制三十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九階白盛盛謂蜃炭堊牆也五室四步三尺

九階四旁兩挾窻門室之三室三之一也

殷制 殷人重屋複笮也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阿今四柱也故名

周制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重屋堂崇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以筵宮中以尋塗以几中舉四壁内也

黃帝明堂圖 漢郊祀志太上北趾有古時明堂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注云公玉姓帶名也

不登 左傳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李尤明堂銘曰 布政之宮上圓下方體則天地政則陰陽總達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禮各居其旁春恤孤幼夏近賢良秋勵武冬進賢

孔勸興明堂 陳子昂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即上言曰昔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堯衢室夏世室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

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

琱飾譎恠侈而不瀘

王求禮為左拾遺監察御史時后方營明堂琱飾譎恠侈而不瀘求禮以謂鐵鷟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

督作

則天皇后武氏詔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護督作

通天宮

萬歲登封元年三月丁巳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

布政之宮

張齊賢傳王方慶上言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

大享

陳貞節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已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徹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創殫用極侈詭譎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廷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

序

文昭武穆禘廟重襉所以序文昭武穆楊炯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典制不可常聖王示儉或有剪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典制不可常孔頴達明堂議景巳之地鄭元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景巳之地顔師古飛翬如雲之殿韓文周公之政焦心勞思日夜成方寸巳非坐夫總章左个而後思後王之飛翬如雲之殿餘萬拱易其名為明堂耶軒轅草圖羲和練日景星明堂賦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同上瞻少陽而舉措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同上歲入明堂者十八張齊賢傳王方慶言舊説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貴誠訓儉孔頴達庳惟稾秸器尚陶匏牲用繭栗以貴誠服

大裘而訓儉

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 魏徵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丈尺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

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 禮樂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何必與古同

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 為之者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象而衆說亦不克成

至于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 魏徵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至于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顔師古

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

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須其制度至取象璜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成

明堂規制總章三年具明堂規制下詔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方色堂周迴十二門二十四窻堂心八柱外置四輔上以清陽玉葉覆之詔下之後詳議未決通典

準水臬攢雲梁李白賦層簷屹其霞嶠廣厦鬱以雲布同上九室窈窕五闈聯緜同上雲楣立岌以横綺綵桷攢欒而仰天同上玉女攀星於網戸金娥納月於琁題藻井綵錯

翼而銜霓同上 三十六戸七十二牖 度延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躨以舒蓬天窻艶

跪青龍承隅而蚴蟉同上 納六服之貢受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

攢金戟與玉戚 延五更進百辟同上 鼓大武之隱轔張鈞天之鏗

訇 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百冥也同上

辟雍二

白左制辟雍 在明堂之左文選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涖止

造舟為梁 文選 又造舟清池維水泱泱乃營三宫 謂明堂辟雍靈

臺也 白虎通曰 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者象璧之圜以施法天下雍壅也壅之以水象教化

流行又云辟積也積天下之道德壅天下之殘賊詩於樂辟廱文王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與政通既合樂以詳之於喜樂乎諸在辟廱者言感中和之至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無不歸服四方攸同皇王辟廱禮統曰辟廱教化天下也王制天子曰辟廱圓如壁以水內如覆盆外如偃蓋諸侯曰頖半無水夏天子重屋諸侯宗廟殷天子廟諸侯世室三廱漢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注謂辟雍明堂靈臺言天地君臣人民皆然建三宮之文質彰厥職之所宜終軍書三宮班政有文質也踐辟廱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注後漢明帝辟廱海流道德之富孔以禮樂明和天下歸崇敬建議古

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繞如壁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壁池或曰壁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宫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省

斯禮止于辟雍 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斯禮止于辟雍

劉禹錫奏記論學事

或言或歌講述古今 呂道州凌煙閣勳臣虞世南贊於樂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言或歌講述古今其徒八千纓弁森森犧犴羌髯咸詠德音羽林狐兒亦垂青襟

水木周繞 呂延濟注文選閑居賦明堂辟雍水木周繞

圜水為辟雍 張齊賢傳王方慶言正室為太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圜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

靈臺三

白右立靈臺文選云靈臺在明堂之右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動時

登爰考休徵文選馮相視祲祲氣也祈褫禳災褫福也經始靈

臺不日成之詩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謂文王造靈臺也詩九仞靈臺

其高九仞在國之南上以觀休祥之變夏曰清臺殷曰神臺周曰靈臺王者升靈

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觀天文之變洪範傳天子立靈臺所以觀天文之變而候日月

崇上帝晉尚書陸機策秀才文曰明堂崇上帝清廟寧祖考辟雍班教化太學講藝文諸儒論之皆異蔡邕謂之一物何也紀瞻對曰取其宗禮之順曰清廟取室之貌曰太室取堂曰明堂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圜曰辟雍也孔歸崇敬見辟雍門候辰次災祥薛順固丐為道士帝築觀九嵕山即祠建

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天子占候之所呂向文選閑居賦靈臺傑其高峙注云臺名天子占候之所考校歲時政理張銑注文選靈臺詩靈臺既高天子勤力而升于此以考校歲時政理善惡三光通其精曜五行布其次序也

太子四

白明兩作離繼明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敬保元子成王顧命聖敬日躋齒學禮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太子而已其齒學之謂也故太子齒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又有兄在又有君在此三善也恭敬溫文禮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

如何文王為世子也侍膳傳太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侍君膳也撫軍監國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羽翼已成漢高欲廢太子太子徵四皓到帝知太子羽翼已成遂不廢監撫餘閑文選序東朝乾之長男合洊雷之象居明立之佐洊雷震也繼正體以為大本毓明德而居少陽位尊儲副德茂元良博望之苑承華之門出龍樓而奉詔入虎闈而齒胄太子承萬代之業漢書搖本漢高欲廢太子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搖一本而天下不安奈何以天下為戲孽子配嫡亂之本也傳銅龍樓太子宮樓辨惠對曰晉明帝年數歲元帝指日問長安與日孰遠曰日遠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帝異之它日大集賓客問之曰

日近帝問之曰舉首見日不見長安

五勝 帝王紀晉平公使叔譽聘周見太子晉與之言晉五勝之叔譽三窮歸告公曰太子年十五臣不能與之言君其事之

問安侍膳

文王為世子 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武王帥而行之

諫 春秋外傳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將壅之太子晉諫云云遂止

吹鳳笙 太子晉吹鳳笙於洛濱

作樂 山海經祝融生太子長琴是時處瑤山作瑤山之樂也

晉太子出會 在三恪下王公上也

羣臣見儀 晉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國子博士車脩議朝臣宜朱構幘拜則紫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構幘而已朝議多同

前星 漢書五行傳曰心火星天王星也前星太子星也

鶴禁 漢宮闕疏曰白

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少海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日重光月重輪山重暉海重潤崔豹古今注曰明帝時為太子樂府詞云云教導必以禮樂禮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太傅少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教諭德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故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也樂正司業父師司成抗世子之灋於伯禽成王幼而不能涖阼周公抗世子之灋於伯禽使與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二踈四皓明兩在三三謂君父師也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賈誼云太子所宜也嗜鮑賈誼書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

發發嗜鮑魚太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豆豈有非禮可以養太子哉襁褓之教授經後漢桓榮授太子經齒學見上親拜晉賀循字彥先世為儒宗除太子太傅命皇太子親往拜之喜頌漢太子喜王褒甘泉及洞簫頌太子令左右皆誦之也游游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生吹銅大戴禮曰古者生太子太師吹銅而御戶注銅律也吹之以和氣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左傳接以太牢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甲觀畫堂漢成帝生於甲觀畫堂誕彌厥月詩誕大也彌終也謂后稷生也繼體之慶岐嶷魏明帝生而文帝愛之常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疾玉體不安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

忽忽不樂漢太子體不安忽忽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平復乃歸死

思子望思漢戾太子死後武帝思之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欲其魂來也死空博望

門閉承華道行三善天奪九齡賔客四皓漢張良令太子作書與商山四皓卑辭安車請以為客博望苑漢武帝立子據為太子起博望苑以通賔客即戾太子羽翼已成

調護孔英果鬱林王恪帝初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不定則敗况儲位乎帝意乃止

建太子以自副惠昭太子寧帝即位進王鄧與澧深洋浄四王同封於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祏安有國不易之

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是開窺覦之端乖謹重之義非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也

天下本不可以輕動莊恪太子永稱事燕豫不能壹循法保傅戒告懇不納又母愛弛楊貴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震怒御延英引見羣臣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其議廢之羣臣頓首言太子春秋盛雖有過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以輕動惟陛下幸赦

問儲貳事李嗣真武后常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位東宮李勣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

副貳之重魏謩進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辯謩輔政首發其端朝議歸

重

贊道賦 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媟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

太子正則天下定 姚珽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珽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

專學藝以廣懿德 褚遂良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彌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

陳中生戾園禍以諫 裴稹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稹陳中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

宗祧是繫 劉洎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

孝友仁愛挺自天資 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令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資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且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居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寮案備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同上

授以良書娛以佳賓 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目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同上

不素教 李綱事隋為太子洗馬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不肖者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

召用玉契 崔神慶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

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謹防萌之意不可不察也

肆赦

崔謹由傳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其無端謹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不答

微服觀乞寒胡戲

韓朝宗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郎刺客卒發白龍魚服深可畏也

太子天下本

狄仁傑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

具禮迎還

后即曰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仁明孝友

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

監國

杜正倫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帝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

僞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

求立太子　裴度　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見帝遂立景王為嗣

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　李玨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

造曲室　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于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椎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大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本傳

罕見宮官　邢文偉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官文偉即減膳上書曰比者不甚延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

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荅曰觀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詎能進此藥石丈偉由是益知名

有君人量

李泌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內外繫心

衛次公貞元中擢左補闕德宗崩與鄭絪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冢嫡也內外繫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絪隨贊之議乃定

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

徐齊聃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為轀裘冒頓之裔解辮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恭謹威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

被譖

李林甫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

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惆然私語韋溫太子得
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訓之不早**罪詔諭羣臣
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為太子歎**劉訥言沛王為太子
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摧侍讀嘗集俳諧十
五篇為**母喪**暢嘗傳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
太子歎王將服三年穆質上疏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
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
無厭**見禮**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後太子寢抑亡
降頼遂乞骸骨帝謝曰知卿直士幸卒輔吾兒
李**上疏**韋承慶雍王為太子遷司議郎中儀鳳中詔太
綱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工承慶見造作玩
好浮廣倡優鼓吹讙譁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
顏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選正**
人輔導元稹始王伾王叔文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稹
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胡亥之生也詩書

不得聞聖賢不得近被趙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恩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閒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行嚴師問道之禮 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子洎諸王齒冑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以名臣左右太子 李固言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它王傅

經義輔導 韋綬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方太子幼綬數為俚言以悅太子

它日侍太子為帝道之帝怒曰綏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復何賴馬外遷虔州刺史

侍講 孔穎達侍講東宮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孔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

侍皇太子 王紹宗武后召赴東都擢太子文學使侍皇太子

宴宮中 燕王忠為帝始為太子而忠生宴宮中俄而太宗臨幸詔官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為樂

以憂死 鄭肅詔兼賓客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毋愛弛為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

睿孝天資 太子弘

前星位定拱宸極以昭彰蒼震氣宣與天地而長久 賀冊皇太子表劉禹錫文

四嶽仰搖山之高百川承少海之潤 賀戩

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

又牋行禮之日則屛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柳宗元賀冊皇太子

我為太子卿力也崔羣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卿違朕意不顧家屬也李泌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屬也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

皇后五　賢智　失道　納后　嬪婦　外戚附

白乃順承天厚德載物　柔順利貞　含萬物而化光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關雎之德　葛覃歸安父母以成婦道

兎罝后妃之化也　憂在進賢　無私謁之心　芣苡后妃不妬忌之美也

天立厥配來嫁于周作嬪于京　天作之合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以聽內治禮天子后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月食則后素服修六宮之職　以明

婦順　天下內和　聽女順治陰德　聽內職　和順

陰教母道　母天下　日之與月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

相須而成也外戚　塗山　有娀　姜嫄　太任史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有娀周之興也以太任內主　淑女之德麗華之容　周禮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后也立市后立市陰之義並后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外戚之助史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金屋漢武曰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即陳皇后也椒房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塗室取溫煖除惡氣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也死喪服天子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桂宮中語樛木后妃逮下無嫉妒也上尊宗廟夙夜祁祁下訓御人尊卑肅肅將無嗜慾用稟仁慈禮服浣濯之衣修蘋藻之事蠡斯

之詠見於婦德麟趾之化　或淚竹成斑將思虞舜二妃聞裂繒起笑將亡夏桀妹喜婦人無儀　中饋是儀為國風之始詩坤道象易故能配合聖人易體資生之仁含成象之德助天養萬物大戴禮曰陰體先和婦道承順修其四德言容德功合於六宮禮穆穆克敬邕邕柔喜國語　賢智亂臣十人九人而已其一人謂文母關雎見上注樊氏忠賢達善於楚國馬后貞素辭寵於漢君漢明帝馬皇后為人貞潔衣不加彩帝每幸之輒曰陛下雲雨之澤潤及六宮使陰陽和順示不偏也帝甚善之班婕妤辭輦　懿範內令后之教也周禮正婦順不修禮記天子立后以彰

明婦順是以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故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注蕩滌去穢惡

妹喜妲己褒姒史桀之亡也以妹喜紂之亡也嬖妲己周幽之亡也嬖於褒姒也

長門宮陳皇后妬帝棄於長門宮

奇衺媚道

同王輦而恃恩專金屋而怙寵

殺皇子漢成趙昭儀皇后飛燕娣也殺皇子帝遂絕嗣童謠曰燕飛來兮啄皇孫

納后若而人傳靈王求后於齊齊侯使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先王之禮辭也不敢毀不敢譽故云若而人也齊侯許昏使陰黑結之結成也

備百姓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姓生也言廣生息也

五可晉武帝為太子納妃娶衛瓘女楊后受賈充妻郭氏之託欲娶賈充女帝曰衛氏女有五可長麗白賢多子賈充女五不可短黑惡妬無子

嬪婦以備內官傳曰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以備嬪嬙嬪嬙婦官也內治志者天子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馮昭儀之當熊義勇班婕妤之辭輦明智五不可見納后門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八十一御女也周禮內宰正其服正踰侈也禁其奇衺媚道展其功緒婦功也命婦九嬪已下內人九嬪也內宮夫人已下陰事謂王幸御妃嬪之事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功婦容各率其屬而以時御于王所言有次序貫魚之寵易貫魚以宮人寵鸞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堯妻舜二女也歸妾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宿有妃嬙嬪御焉左傳吳王夫差二妃舜葬

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內寵並后**亂之本也**女史彤管**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進之者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小星**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眾妾也

外戚外戚之功見上注**一門三后**後漢梁冀家也**金穴**後漢郭况外戚之富家稱金穴**王氏五侯**漢元后兄弟王鳳等**東漢淪於嬖習女寵肺腑重侯累將**竆貴極富**曠貴**

貴戚瑣瑣姻婭外姻孔高祖皇后高祖順聖皇后竇氏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後見隋政亂多妄誅殛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煬帝果喜擢將軍因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言及天下事**

不對 太宗長孫皇后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

託體紫宮 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為戒

請帝納忠容諫 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

良佐 及崩帝謂之慟曰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並上

罷棄為婢 高宗廢后王氏因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因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

盜威福 高宗皇后武氏已得志即盜威福帝亦懦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

長孫皇后曰 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

忠言哉

立武昭儀

李勣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乃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配天地象日月

韓瑗王后之廢瑗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

承宗廟母天下

來濟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陛下詳察之

專恣

上官儀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

之以順人心

家不素願 武宗賢妃王氏進號才人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願恐詒天下議乃止

房玄齡譴 太宗皇后長孫氏及大漸與帝訣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謀祕計非大故願勿置也

施帷殿上預聞政事 桓彥範中宗復位上書戒帝曰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帝王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

立后 許敬宗帝將立武后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叩閤上表請立昭儀 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

瘦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白轉禍為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

順宗王皇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本傳謹畏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同上

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以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愉壬甚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之所以遂簒弑而喪王室也唐傳序

姬姜淑媛魏徵曰今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

宗姓不育魏謩李孝本宗室子誅死其二女沒入宮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

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違塵瀸之嫌謗曰止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

以歌舞入內禁中

白居易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居易建言乞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入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

宮人猥積

李絳江淮大旱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曠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

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

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致譁擾乃悉歸所取

後宮師其行

德宗配韋氏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

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后妃傳序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上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關雎之風行形史之化修盛德之君帷薄嚴與褻謁不忏于朝外言不內諸關關雎之風行形史之化修淑範懿行更為內助取充職位中葉以降后妃無大過惡取充職位而已楊氏末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同上妃嬪媵嬙杜牧阿房宮賦淑麗冠後廷敬宗妃郭氏從旁典籌中宗庶人韋氏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

不相制至是武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

爰舉令圖允資內輔

韓愈順宗實錄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

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

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

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

廟迹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本傳贊

竇宗自魏迄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同上

外家諸王並封

吉頊后命坐頊頓首曰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

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知之貴賤親疎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 請抑母黨 武平一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 金牓瑤簪 武平一請抑損外戚權寵表

公主六 王女附

白魯元平陽 烏孫 並公主號 鼉降二女 堯妻舜二女見上注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列侯尚主夫詘

於婦漢王吉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公主後漢公主使夫詘於婦婦非陽尊陰卑之義公主子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違天荀悦言尚主之制非古也以陰加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也和親出降天女帝子鼓瑟於湘水娥皇也仙人吹簫於秦樓弄玉學吹而鳳皇至遂升仙而去貴主平陽列仙簫史乘龍下嫁隨鳳上昇主第宅也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雜令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親事帳内邑司如客部曲等在市興販及邸店沽賣者出舉後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賜錢百萬而不與未嫁教於公宫禮女之車服不繫於夫棠棣之華桃李之色詩皆天子之女容也義絶傍私虔恭正匹漢書駙馬尚公主也

公主封邑亦置官屬漢書分國之榮孰敢不敬晉書沁水之園乘綵舟於夜月漢書有公主於沁水立園夏侯楙尚清河公主位至侍中漢公孫賀字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董偃與母賣珠於館陶公主家後為公主寵遇彼月斯望在釣惟緡詩天子之女如月之在望詩言以緡釣魚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築館於魯春秋帝乙歸妹易王女何彼穠矣美王姬見上也華如桃李王姬之車平王之孫天孫金枝亭公主後漢諸王女皆封亭公主肅宗特封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女為縣公主者所生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鄉亭不傳皇孫孔紫袍玉帶歌舞帝前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

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真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麗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故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宰相出門下 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同上

陳人間利病 和政公主代宗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即納

折匕箸 于琮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

薨 晉陽公主明達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嘗膳日數十哀因以太子羣臣進勉帝曰朕豈不知悲愛無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

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忤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祗畏爭為可喜事帝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公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求為皇太女 魏元忠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

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强安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母氏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

開府置吏 元忠輔政袁楚客以書規之曰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監哉幕府者大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

制公主號 宋璟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太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敢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嘆重其賢

起祠堂于墓 李吉甫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𢧐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為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陽東平王蒼以為

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謹請裁制墓户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户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

取門閥者配 帝曰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謹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上

平地生公府 張果帝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

天姬 天姬之貴唐史公主贊

歲茂穠華日新淑問 白居易太和公主制

皇室淑女 突厥傳序

動循矩矱 襄城公主性孝睦動循矩法帝敕諸公主視為師式

慧淑 姜慶初傳親平公主慧淑

韶悟 華陽公主韶悟過人

光豔動天下 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豔動天下侯王柄臣

皆出其門嘗作詔褙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勑斜封授之故號邪封官

就第放赦 安樂公主産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舊史傳

唐制封戸公主三百長公主止六百高宗時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始踰制 神龍初太平至五千唐宗室

尊公主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裝齎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唐史

安平公主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入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也上盡記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惟何安平曰劉郎聲音上喜安平不妬形於色顧左右曰別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主之甄別防閑纖細不遺如此東觀奏記

開元後天子敦睦 帝妹戸千

(中宗諸女如之通以三千為限)神龍二年閏正月勑(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誠新都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主府依舊邑司)唐隆元年六月勑公主置府近有勑揔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通典)

皇親七(公族之敎　齒序　公族之刑附)

白分寶玉於伯叔之國　時庸展親　敦叙九族　和睦　貴親　綏族　不咸(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和也弔傷也)旣穆宗枝　戚里　敦睦之情(懷柔之道)天孫(帝子)金枝　朱邸

貴戚寵弟本枝宗子維城之固磐石之安立愛惟親書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吾宗傳晉吾宗也親親周禮太宰八統馭萬民一曰親親親九族也人道之先親親也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

宗盟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糾合宗族于成周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葛藟王族刺桓公弃其九族也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玄元仙宗皇家天族本玄祖之靈源分皇家之茂緒糾合符棣華之詩信厚如麟趾之日胏腑劉向曰臣幸託胏腑言國親如胏腑之附身葭莩言輕薄之親也振振公族王入朝侍從漢定陶王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中山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問定陶王王對曰令云諸侯王朝得

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問中山王中山王不能對輦迎答拜後漢東平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至不寧上疏辭之公族之教周公踐祚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向方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向方矣注言知所向也所以深骨肉之恩厚枝葉之庇麟趾美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理親存愛理正也禮記合族戚君禮有合族之道族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君恩雖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不得以父兄之尊加於君也以教睦人禮齒序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尊賢也公與族人

燕則以兄弟齒而孝悌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異於親列之中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差也謂燕有差數宗盟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周人貴親而尚齒禮立敬惟長親親長長先親後疎曹植表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疎理親禮見親疎之殺焉禮君子因族以合食合食謂與族人合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倫之親公族之刑禮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不於市朝也甸人掌野官也懸縊殺之曰磬也三宥獄成有司讞于公則曰某之罪在辟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乃素服不舉也三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而玉律難容一成不變宜解

網於竹刑無縱斧於葛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宜准律論難從刑放傳刑放於寵雖親惟立愛而罪則斷恩威克厥愛義必掩恩私不害公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周禮甸師注云王同姓有罪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周禮注云刑于隱所也議親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辟無有不禁月令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理親禮纖剸禮公族之罪其在纖剸亦告于甸人有致刑于甸人公素服哭之如其倫之喪無服恩雖切於棣華法宜除于蔓草親哭之骨肉之恩無絕孔列第東都讓皇帝憲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為

太子常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畫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慶坊環列宮側

為宗室雋 宗室涵簡素忠謹為宗室雋

從帝按舞 讓皇帝常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複道上見衛

萬歲樓 士已食棄其餘竇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食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

西土樹神 惠莊太子撝初生武后以母賤欲不齒以示浮屠萬回回詭曰此西土樹神宜兄弟后喜乃畜之

宗姓無良傾敗相仍 褚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賢者保傳之

馬周疏曰 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

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它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改轍也

宗室標的

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宜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唐史贊

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唐史

江夏郡王道宗

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剗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

帝將討高麗

道宗請以百騎度遼規形勢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處謁帝如期乃詔與李勣

為前鋒濟逵拔蓋牟城賊救至道宗與君又領騎纔四千虜騎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君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乃咨美本傳

子弟國之根源

吳兢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逺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胷臆可為寒心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

問子弟孰賢

霍王元軌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

是遇益厚地尊禮絕永王璘為宗臣表李勉宗祏所託常樂公主曰諸王國懿親宗祏所託王子王孫唐文粹杜牧阿房宮賦忝屬籍許王元名高宗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資耶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也宗室宰相贊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訣幾亡天下其餘號賢宰相泰隋稟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子建文筆壯河間經術存杜甫別李義生值聖時蔭分天屬元稹代李中丞謝官表龍種自與常人殊杜甫哀王孫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本枝根株乎萬代杜甫太廟賦帝宗千里駒宗室嵩始為枝江丞荊州長史張東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

不倨于貴江夏郡王道宗晚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皇子既長分院而居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家宅日進膳引詞學士入授書謂之侍讀唐宗室傳諸孫多則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天子歲幸華清宮又置十王百孫院于宮側宮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亦三四十人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少沈敏有識量河間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冦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所至輒下唐本傳進荆湘總管統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濟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即覘候往

返以引救期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封建八　離棄附

白夾輔藩屏　宗子維城之固本枝磐石之安　五等開封周乃寵諸兄弟　七王建國漢則作及子孫　故周室將遷必依晉鄭之國　漢家保定亦因齊楚之功　綏麟趾之族廣犬牙之封　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云云　建立子孫藩屏社稷漢書高皇　懷柔天下以親屏周傳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若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十有五人武王克商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　厚骨肉之恩重山河之誓　茅土同姓以封周禮以

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周禮 離棄杕杜刺時君不能親其宗族也晉人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道乖綏族義爽篤親 昵近昵親也 骨肉

將離不親九族 枝葉將落無庇本根 無縱斧於棣華宜庇根於葛藟 不迪

書令商王受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言接之不以道也 義先立愛仁不遺親 遠間

親所謂六逆傳 小忿傳王將以狄伐鄭富辰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

若之何也 親離存愛禮 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

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立之 將枝葉之有庇豈蔓草之難圖 展親將藉

於屏周不弟詛同於克段 棄親用羇單獻 孔議封建蕭瑀帝問瑀朕欲長保社

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効也帝納之始議封建

名臣講封建　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

杜佑之言曰　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土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　柳封建論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晏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

移書論封建　劉晏避地襄王永王

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

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

非聖人之意柳宗元封建論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文粹李翰漢祖呂侯五等論過當啓陵替之端怙強速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望朝廷忿忌此其所以為計之非也

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柳宗元封建論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

之天下弁髦無君君之心亦以謂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

制其守宰不制其王侯同上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王侯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黄霸之明審汲黯之簡靖同上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黄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

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宗室贊

白孔六帖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孔繼峰

白孔六帖卷三十六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君臣問疾十一　舊君十二

制誥十三

宮殿一 行宮 制造 奢儉 落成 焚燒附

白其始也取諸大壯之象其終也落以斯干之詩 壯王室廓帝居 順晦明而朝啓夕閉易寒暑而夏清冬溫 壯麗之規飛動之勢 雲構金鋪 虹亘梁虬負擔 美哉輪焉奐焉禮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大厦耽耽 欒櫨 鸑雀相賀淮南子曰大厦成而鸑雀相賀 豐約之折衷 杏梁藻梲 朱甍青甍 實實廣大也 枚枚礱密也 祕宇 寢居

彤軒(紫柱)文榱(華梁)斯飛之制 禮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也)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承明殿(漢殿名) 靈光(魯殿)

歷金門上玉堂(解嘲) 重轑(音老今館舍一邊虛加木為兩下) 便殿(離宮) 三十六所(離宮別館三十六所選) 宣室(漢上幸宣室在未央宮中蓋在前殿之側) 輦道相屬

蒲宮在前(葦蒲為殿執戈在前為衛左傳楚公子) 行宮(周禮宮車轄門帷宮旌門注謂主行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御車以表門帷宮則設旌門謂王晝止若食具帷宮則樹旌以表門也)

黃帝有合宮堯有二宮(管子) 湯受命於鑣宮(墨子) 周有蒿宮

秦有蘄年宮漢有未央宮沛宮林光宮甘泉宮萬歲池

陽壽宮建章太一思子宜春宮後漢有南宮胡宮桃宮魏有鄴宮吳有太初宮此諸宮皆範金合土為之以為貴也紫微玄武並宮名三輔記曰京兆有步高宮長安有望遠宮望仙宮元封三年起集靈宮漢武巡省置曜華宮梁孝王作養德宮趙王如意宮號武帝置宮張羽旗以禮神幽房昭臺並宮名長安有馺娑宮逍遥宮慕容涵造逃夏宮春申君造祈年延壽宮長安有層城殿在長安華林園中朱雀黄龍並殿名在洛陽洛陽有嘉德徽音殿又有九華百福殿景福延休並殿名制造時惟農隙民有子來定之方中作為

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美衛文公得其時制人悅之也層構室瑰材

崇制規遵王度　經始勿亟　周室百堵並作漢宮千門洞開將作大壯之象必考定星之期雖欲克壯宸居亦可式遵時制萬載不傾慙勞永逸晝參中景夜考極星

奢詭制建章宮漢制建章宮千門萬戶丹楹刻桷傳曰魯莊公丹楹刻桷御孫諫曰侈惡之大也未央壯麗漢書蕭何修未央宮上怒其壯麗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何以重威且無命後世有以加也窮泰極侈文選跨周法

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文選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矣史記由余謂秦穆公曰

不度不臧為之者勞居之

（者逸）極棟宇之規（陋百王之制）峻宇雕牆（大禹誡）雖表萬乘之尊（恐勞兆人之力）秦始阿房（殷紂瓊室夏桀瑤臺）土無舊質（木失本形）儉卑宮室（夏禹）闔閭室不崇壇宮室卑庳無觀臺榭（晉文）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唐堯）儉而不陋匪雕（匪刻）去泰（去甚）木無雕鏤足以避燥濕不傷財（不勞人）雖儉德而則然（在儀刑而未可）既未折中（是為偏下）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頗與諸侯落之（宮室成祭之為落）棟宇厥初（取諸大壯之象）宮室云畢（落以斯干之詩）禮廟成則釁之（殺牲釁之）路寢成則考之不釁（考之謂設盛食以樂之）

焚燒栢梁既災越無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文選東京賦

靈光巋然獨存吳宮火焚鸞巢魯司鐸火左傳司鐸宮名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以濡物蒙屋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季桓子

孔鑿池起山務極侈竇璡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筭太宗怒詔毀之

飛山宮魏徵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曰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

建離宮清暑閻立德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暑乃度地西山號廣成宮宮成煩懊不可居帝廢之

翠微玉華又營翠微玉華二宮

馬周曰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中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

不足馬願營雉堞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

修復洛陽宮　戴胄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

宿羽高山上陽　韋弘機初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本傳

侍宴披香殿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殿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朕所營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宜刈奢淫復朴素今即其宮加飾焉欲易其亂得乎新唐本傳

雍和殿　上敦睦九族諸侯王為盡友愛既即位於十六院起雍和殿上每幸輿諸侯王鞠擊合樂錫賚有差進士司馬樞為雍和殿賦指詞不工志一時之實東觀奏記

宮殿風微燕雀高　杜甫早朝

發卒治　張玄素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元

殿玄素上書

奉天宮 韓瑗傳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上疏極言時人喜之

造蓬萊上陽合壁等宮 張文瓘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壁等宮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

集賢殿 張說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遂為集賢殿

宮觀臺榭盡居之矣 魏徵曰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

興復殿寢裁制有宜 王徽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為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徽安撫制置修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即上表請帝東還

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 薛收秦王入觀

隋宫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進曰峻宇雕墻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丈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曽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能保哉王重其言

足庇風雨　戴胄曰今宫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

乾陽畢功隋人解體　玄素諫曰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即罷役

廣溫泉為華清宫　房琯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宫環宫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筭詔揔經度驪山疏巖剔藪為天子遊觀

重城深宫燕私而居　元結時議曰今天子重城深宫燕私而居

大為殿宇　魏少游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

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爲殿宇㠌帟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擬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宮殿不悦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

浴堂殿棟壓 裴延齡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餘見錢門

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 武三思后春秋髙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羣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

撤毀層觀廣殿 張玄素曰天下務儉約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一口頌歌

作離宮游獵 五代南漢劉晟遣巨艦指揮使暨彦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宫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

複道邃廊 西都賦

推基峻砌 同上

層簷廣厦飛

楹走拱並李白賦曼宇踈楹通軒竝廡並含元賦丹墀文陛之内杜牧制

倒影入於朱戸文粹李華含元殿賦天光流於紫庭倒影入於朱户又階瑩氷級瓦斅鱗差又隣斗極之光輝通天漢之波瀾又雲薄萬拱風交四檠

飛觀齊白日韋蘇州擬古詩漢宮南北對飛觀齊白日

文梩綺栢日就殿以文梩綺栢為材景龍文館記

殿瓦鴛鴦拆秋日送薛明府杜甫

新宮李賀能文善樂府卒于太常年二十四夫人鄭氏一夕夢賀曰上帝遷都於月圃創新宮故召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又作凝處殿使集慕樂府宣室志

帝果有宮室之玩李賀小傳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園圃宮室觀閣之玩耶

延英奏事唐制坐宣政殿宰臣立侍紫宸殿奏事畢坐延英奏事自前殿喚仗入便殿為入閤唐末五代初御前殿為閤

追暑

宮 后造避暑宮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劒戟示人以柄臣竊為勤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御苑東西外無禁垣內有榛叢猛獸所伏暴慝所憑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願為萬姓持重及時旋軫深居上京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羣生莫不幸甚后不省後貶欽州張說傳

雖露坐庯何苦 張玄素上書臣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以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帝顧玄齡曰今玄素言如此雖露坐庯何苦

玉堂珠殿 五代劉龔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作九龍殿 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五代馬希範

玉宇璇階 雲門露闕李華含元殿賦

攀星納月 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李白

淒涼大同殿 杜甫詩

自古帝王宅

城闕閉黃埃

李白對酒

禁門二

白周禮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車宮轅門王行險阻處次車藩御車以轅表門為壇壝宮棘門王止平地築壇起土壝比為宮棘門以戟為門帷宮旌門王食息張帷為宮以旌表門無宮供人門謂王行有逢遇若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人為門閽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王有五門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其出入監門由闑右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也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注王郭門曰臯門應門正門也太子梁

王至司馬門不下車張釋之為宮車令追止劾不敬通籍漢武令從宮給事大父母得通籍司馬門失闌王嘉以侍郎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注云戶止也時有闌入而嘉失之不執也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揚雄解嘲夜開宮門漢石顯君房欲取信於上嘗使諸宮先奏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言顯專命矯制夜開門天子笑以書示顯顯因謂曰陛下過任小臣羣下無不嫉妒事類此非一後有譖顯者不信也曹植乘車馬行馳道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坐公車令死由是重諸侯科禁孔宣政牙閤不啓張仲方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閤不啓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侯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闕喚仗重門內注唐文粹李

華含元殿賦重門內注複道潛移　居有重門擊柝之衛　李嶠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　不可逕入　韓愈復志賦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一門百夫守　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一門百夫守無藉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翩以森孟先生詩　不得橫入禮興門　李德裕獻替録德裕為相初見事日令御史臺牓禮興門朝官有公事見宰相皆由楪臺待朝退後從龍尾道出不得入禮興門於是禁者始静雜跕集　開則先外後内闔則先内後外　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諸門開闔之節奉管鑰而出納之開則先外後内闔則先内後外啓閉有時不以時則詣閤覆奏唐百官志　天門沉沉　邈不敢詆牛僧孺策

禁衛三

警衛　主守　搜索

闌入衛門籍　行馬附

白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詩環列之尹楚穆王使潘崇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也環衛警衛中當警備注申勑官中令備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注設君服離衛陳守衛也祈父司馬非其人故詩刺之警衛周禮宮正以時比宮府次舍注舍諸居守舍以諸仗直廬也夕擊欜而比授八次次主宿衛廬也晝三巡夜三鼜鼜擊守鼓古刀反漢衛尉掌宮門屯兵宮衛士於垣下為區廬區廬今伏宿屋也出入周衛之中厥承明之廬漢武賜嚴助書周廬千列衛尉七兵設在蘭錡文選扞撥行夜夜士警晝巡夜宿衛黑衣之

缺史趙左師觸讋言於太后曰臣賤息舒祺最少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宫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子虛賦誰何何問也禮主守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抱關侯嬴隱於夷門為抱關者為卒梅福變姓名隱吴市門限以外内不可踰也察其出入何莫由斯閽人掌守王之宫門以時客閉閽者禮曰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夜不納帝後漢郅惲為上東門侯帝獵夜還惲拒門不開令從者見面於門惲曰火明遼遠不奉詔帝乃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賜惲布百疋貶中東門侯為參封尉搜索左傳閉門而索客謂搜索姦人也露索霍光自上官謀後出入自愼引見言事者先露索然後召見蕭望之

不肯 闌入 衛門籍附此 臧會讒於臧氏臧昭伯使逐之反犇執於季氏中門之外季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 左傳 射中苑門 漢鮑宣為右扶風坐怒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闌入上林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 闌內罪人 嚴延年為侍御史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屬車天子車大司農自訟不干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不移書宮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死注云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也 失闌 王嘉字翁仲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戶止也 通籍 董賢幸於上雖休沐不出顧侍醫藥上令賢妻通籍得入宮殿中止宿 除籍 魏其侯竇嬰不好黃老太后怒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嬰字王孫 漢元令

從官給事官司馬門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從官者及虎賁羽林太官太醫是也

行馬周禮掌舍王之會同設梐枑再重注梐枑行馬也

門施晉成帝美顏含素行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又魯定為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

孔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姜公輔德宗在奉天帝知羣臣多勤洸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洸兵果至如所言

戴冑曰今宮殿足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晚

萬乘之行必具葆衛張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

分衛兵護第裴度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

周廬更呵唐文粹李華含元殿賦周廬更呵市以環衛

建衛對營

李庾東都賦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唐儀衛志

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同上

夾峙禁省署宇分部夾峙禁省杜牧原十六衛

年長彊直能糾劾者為之朝堂置引駕三衛六十人以左右衛三衛年長彊直能糾劾者為之分五番有引駕佽飛六十人以佽飛越騎步射為之如三衛皆帶刀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唐志

宿衛不可闕蘇瓌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不見省

衛兵至三日不食蘇瓌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

凡朝衛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皆服鶡冠緋衫裌五曰散手仗以親勳

翊衛為之服緋絁裲襠繡野皆帶刀捉仗列坐于東西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内廊閤號曰内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押之舊唐志

禁衛之師以備巡警　陸贄奏議

製翠旄於華蓋之角　杜甫南郊賦製翠旄於華蓋之角彗黄屋於鈎陳之星

天子之居禁衛九重　孫伏伽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

深固宮闕以衛不測　韓愈直諫表自古天子皆有深固宮闕以衛不測事故而出必烏先相風鼓以數里命有司禁道閑將士闢輿然後出之尚懷兢慄今陛下輕為車騎不嚴龍威臣恐社稷危於垂堂矣

白絶馳道 成帝為太子詔急召太子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上遲之具狀對上悦後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馳道

沒入車馬 翟方進遷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隷校尉陳慶劾奏沒入車馬

以令行馳道 鮑宣為司隷校尉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幸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鈎止丞相掾沒入其車摧辱宰相下御史中丞至司隷官欲捕從事從事閉門不納宣拒閉使者無人臣禮大不敬

坐主守 曹植子建甞乗車馬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孔改馳道 狄仁傑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沂玄以道出妬女祠下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稽擁車騎 宋璟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

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恬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

端而如砥 唐文粹杜甫南郊賦馳道端而如砥

警蹕於繚垣之內周行於馳道之中 元稹諫駕幸温湯狀

温泉有佳氣馳道指京城 韋應物四禪精舍

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却轉避馳道 長安道同上

苑囿五

白天苑 禁苑 上苑 小苑 君囿 上囿 周開

靈囿 漢立上林

廣百里 天子苑

容萬乘 漢上林苑

繚以周牆 文選

制同

梁鄒 梁鄒古天子苑田名

義合靈囿 並文選

因原 東都賦云因原而作苑

跨谷

西京賦云上林苑跨谷彌阜也遭藪為囿值林為苑養獸漢舊儀上林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鈎楯所職鈎盾官也掌小苑之果木詩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言鳥獸得其所樵蘇往來無忌文選文王之囿與人共之晉書七十里囿人以為小孟子齊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以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以為大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人共之人以為小不亦宜乎今君之囿人有殺其麋鹿者與殺人罪同則是以四十里為陷阱人以為大不亦宜乎芻蕘者往注見上立思賢以招賓西京記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開博望以通客孝武立子據為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得其時制採周法覽漢制以假貧人東觀漢記詔有司京

師果園悉以假貧人築鹿囿虞之非正公羊傳云築鹿囿有囿矣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八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山林藪澤與人共之虞之非正也罷苑馬以賜貧人漢武養馬苑不禁樵採池籞希御幸者假與貧人斫竹以繩縣連禁御不得往來律名為籞在水中作室可以捕鳥鳥入則捕之此宣詔也毋收藁蕭何謂上林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怒械撃之梁苑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竇陂池而勿禁長洲苑枚乘諫吳王曰漢上林不如長洲之苑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賦貧人後漢安帝詔甘泉三輔黃圖甘泉苑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扶風凡周匝五百四十里上林漢舊儀上林苑中廣長二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周禮雍氏禁山

為苑令禽獸自得其性也以網為周阹音祛長楊賦阹遮禽獸物始皇欲大苑囿優旃諫曰善多縱禽獸於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始皇乃止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也築土為囿植木為苑亦曰養獸為囿草木為苑帝王之盛豫遊其中　地控皇居池分太液樓臺先曙鶯花早春漢修靈囿揚雄諫而不聽　般遊有禮好樂無荒人且放於芻蕘魚則安於蘋藻梁孝之靡魯恭之奢栖龍之岫落猿之巘鴈池兎園鶴洲鳬渚並孝王所有苑戲九尾之禽三足之鳥高望漢平並苑名桑梓苑在洛陽桂林苑在建康縣北雙觡共觝之獸五色九苞之禽皆苑有之

鴻德苑　桓帝延德元年置　孔御苑東西二十里　張說久侍中宗追暑三陽宮汔秋未還說上疏曰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扃禁內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為萬姓持重　苑樹通堤　唐文粹李庾東都賦苑樹通堤　菰織蒲紉芡蘋菱蓋　西都賦其中則御水分溝昆明下流在野決溉入宮環洲菰織蒲紉芡蘋菱蓋渚戲玄鷁沙眠白鷗　泛舟苑池　閻立本太宗與侍臣泛舟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　宣華苑　前蜀王衍起宣華苑　表禁苑閑田募耕　顏少連為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　宴雍州父老于上林苑　貞觀十八年宴雍州父老于上林苑賜粟帛太宗紀　城上春雲覆苑墻　杜甫曲江對雨　苑中作

層觀以望昭陵魏徵餘見諫諍門起毬場苑中武三思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謹交注稾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翠微宮籠山為苑唐地理志鋤治禁苑元載賜死披東都第鋤治禁苑填池壍捐苑圃以賑貧人辛替否上疏曰陛下嘗欲填池壍捐苑圃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唐六典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故都城禽獸蔬果莫不毓焉若祠禴蒸嘗四時之薦蠻夷戎狄九賓之享則蒐狩以為儲供焉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盧藏用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

役歲月不空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

京都苑四面監 掌所管苑面宮館園池與其種植蕃息之事 唐六典

上林署令 掌苑囿園池之事凡食果進蔬菜以供朝會祭祀奉養進御 上

京東苑總監 總監苑宮館園池之事凡植果以豐甘旨樹蔬以修畜聚雜禽魚卉木莫不總而思之 同上

苑總監 凡苑諸面所有壞缺將作不修補者修補之苑內閑廐及諸繕造處斧斤等應須修理每日少府給其工人并鐵炭之屬 六典注

登遐六 山陵 園忌日附

白天子曰崩 禮

告喪曰天王登遐 言若仙去

憂天崩 杞國人有憂天崩

宮車晏駕

晏車 初崩時也

建聖哲違世貽法 傳先王違世猶貽之

法又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著之話言告之訓典而後即命以遺後嗣天祿永終

天奪九齡文王三后在天言登遐而精神歸天兆人孺慕萬國縞素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舜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也密靜也四夷絕樂三年顧命周成王將崩作顧命臨終之令曰顧命遺詔漢文臨崩作遺詔命令薄葬制三十六日之服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天子寢於諒闇八音遏於四海並西征賦叩心絕也行號巷哭並劉琨表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山陵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傳橋山之葬弓劍黄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天

崩而憂杞國龍去而哭軒臣黃帝於荊山下鑄鼎成乘龍上天小臣挽持龍髯墮之畏威靈而不敢西向山海經曰窮山際有軒轅邱射者不敢西向畏黃帝之威靈也遵七月之禮畏百年之神大戴禮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盜長陵一抔土漢張釋之曰後有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罪焉堯葬穀林見帝王紀舜葬蒼梧象耕鳥耘容衛靈輿歸聖魂於東岱引靈駕於西陵魏武帝謁廟拜陵晉王道字茂引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道以元帝𦞦同布衣匪唯君臣而已每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道始銅雀臺魏武遺詔令起銅雀臺美人作樂對西陵而起之國忌日登遐之日違世之辰如喪之情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絶樂於四夷也明摽邦式祠部式國忌日云云攀龍髯之日天忌忌日不樂孔孔昇真人明皇自為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雙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吾為孔昇真人未幾果崩明皇雜録夢日墮上嘗夢日墮鳥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廻僧問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崩酉陽雜俎哭聲訇天百鳥噪幽坎晝閟空靈輿韓愈豐陵行奉諱之日率土崩心韓愈慰國哀欷憑玉以大漸唐文粹蘇頲中宗謚冊欷憑玉以大漸奄遺天命權德輿德宗謚冊奄遺天命長遊碧落唐文粹王縉玄宗哀冊忽乘紫氣長遊碧落掩璿暉於離殿褚遂良太宗哀冊玉几奄及金縢遂愆虞世南唐高祖哀策文攀

帷宸以孺慕袍歛舃以纒綿同上厥疾大漸不瘳不興韓文順宗實録彤

堦晶晶兮露驚月玉座微微兮花掩塵徐彥伯中宗哀冊文即行宮作寢韋彤

昭陵寢宮為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輙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興役密邇非幽宓所安改之便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為之遷況有故耶今丈寢灾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他陵皆在栢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內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昭陵

寢占山上陳京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為

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從

忌月 王綝神功初清邊道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為疑荀訥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也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

白罷行香 崔蠡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有詔褒可

行香於寺觀 凡國忌日內教太常停習樂兩京文武五品以上及清望官七品以上行香於寺觀唐史百官志祠部

君臣 七

白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 易

諸臣之位 君天也天可逃乎 子文孫箴尹克黃云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

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禮忠臣不潔名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魏絳養人如子君道也仰之如日月臣之奉君知臣莫若君君盤人水孫卿子近臣漢嚴助為太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邱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枚皐從車並在左右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司馬相如數稱疾避事枚皐東方朔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而助最先進孔君臣同德則海內安王珪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常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尉遲恭贊曰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房杜贊曰

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
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

君臣間無少疑

長孫無忌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
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

當代名臣人倫準的

虞世南卒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
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
倫準的今其云亡石
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往事藩國

姜皎進楚國公議者譏
短皎任遇太過帝以其
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下詔曰朕中監楚國公皎
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

純臣

李勣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乃録郡縣戶口請自上
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

以讜還第

房玄齡貞觀末年以讜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
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責
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
臣意帝悟遽召于家

良臣稷契皐陶也忠臣龍逢比

干也　魏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臯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以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

社稷臣　蕭瑀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

悉心奉上　裴炎詔送獄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君臣相須　李珏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

以天下安危自任　長孫無忌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

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

追扈

崔縱還京兆尹及帝徙幸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

良臣

袁高韋倫曰髙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

虧君臣之嚴

姚崇跪奏十事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

賓禮大臣

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

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韓愈原道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李絳傳

上拔士論

杜如晦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刺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

君不虛授臣不虛受

劉子玄武后證聖初子玄上書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

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椎椀脫之謗禮遇隆重蕭德言高宗立拜為銀青光祿大夫仝給其祿遣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竝增扶賜金上下情隔陸宣公奏議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聖賢相維崔植長慶初拜中書侍郎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嶢嶢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傳贊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

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之所務粲焉幾矣故聖王屈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段平仲贊

社稷臣八

白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童汪錡　柳莊衛侯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

目送絳侯漢文目送絳侯周勃曰社稷臣也袁盎曰勃乃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乃社稷臣方諸呂用事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大臣相與共誅諸呂適會成功乃功臣耳

汲黯上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上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

其柱石漢昌邑王淫亂霍光憂懣問所知故吏田延年曰將軍為柱石昔伊尹相湯廢太甲

以安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能行亦漢之伊尹也處不避汚叔孫豹孔社稷計陳叔達始太子建成等鬩閗太宗帝感之叔達極意救辦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戡定禍亂非公誰杜甫國之社稷今若是戡定禍亂非公誰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李金陵表李德裕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唐史有功於國裴炎社稷臣有功於國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林蘊上李相公書乃置散地非所宜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冠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詔為諸道都統本傳傅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歘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李白冬夜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杜秋明府詩忠臣之心

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劉蕡李晟社稷功韓滉卒張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帝曰晟有社稷功

君臣相信九

白食以駃騠人譖樂毅於燕王燕王按劍怒譖者而食樂毅以駃騠駃騠良馬肉也蜀趙雲雲別傳曰初先主敗人言雲已北去先主以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去頃之雲至矣呈文書魏車駕幸許遠徐宣為僕射統留事主者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魯肅張昭非肅謙不足訾毀之權益重之孝昭委任霍光周紀曰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大臣見疑晉石苞為大司馬加侍中鎮淮南聞吳欲為寇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謂羊祜曰苞果

有不順乎祜深明之其子為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益疑欲討之隱其事先策免之芭詣闕後帝懟因謂曰卿子幾破卿門

孔虛心 溫大有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亡職上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

展盡底蘊 魏徵使還帝日益親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

洞然不疑 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章挺傳贊

趙湝 治衛不為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

龍顔英主 一品集謝不許遜官自古臣得其君最為難遇非龍顔英主良平無以效其謀非日角聖姿寇鄧莫能展其志

念良臣 十

白漢宣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奉祭祀大司農朱邑子亦然祭征虜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卒世祖每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禮名將後漢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不遣君聞專征者以其敢深入果失吾名將聞其婦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孔賜膜皮薛萬均卒帝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勳舊忽呼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嘆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魏謩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楊汝士薦為右拾遺老臣遺像李晟他日與馬遂見延英帝嘉其勳下詔

曰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宫瞻望崇創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觀往思今取類非遠

宣宗追感元和舊事 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擢用杜勝以刑部員外郎閤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其先黄裳永貞之時深排姦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而授給事中東觀奏記

君臣問疾 十一

白蕭何疾 惠帝自問云君若不幸誰可代君何舉曹參

霍光病 車駕親臨問之

張禹 每疾輒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上親拜牀下禹頓首謝恩因於牀前拜少子官禹曰臣有一女愛甚於男遠嫁張掖太守蕭育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從即徙育為弘農太守

張湯 嘗病上親至舍視病隆貴如此

包

咸為大鴻臚以論語授帝後病親輦駕視之桓榮為帝師後病帝親問入門下車執經趨拜修弟子禮吳呂蒙疾孫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有加權為慘戚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則咄嗟夜不能寐中瘳為下赦令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語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禮卿大夫疾君三問之及葬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禮孔舒王持詔往視舒王謨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度大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詔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駟馬飛龍士三百門府官皆衿褶以從子儀手叩頭謝恩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帝幸其第流涕李靖二十三年病甚

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詔皇太子就問杜如晦病
立詔皇太子就問魏徵
帝親至其家撫之帝親問疾屏左右語加朝服拖帶
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慟拊之流涕問所欲鑿苑
垣以便候問房玄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日候增損高季輔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鐃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

舊君十二

白反服禮哀公問曰為舊君反服禮與孔子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陳軫秦聲史陳軫至

秦秦惠王曰去寡人之楚思寡人乎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圭及病則作越聲今臣棄逐之楚能無秦聲乎

晉孫惠諫齊王曰屈原放年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在北燕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為平不敢服前之尊君也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也禮

孔以君禮葬黎陽李密帝遣使持密首住招李世勣世勣表請收葬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故君呂子臧隋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入京師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及煬帝已弑帝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言隋所以亡諭之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

懷祿不屑其榮文粹李翰三名臣論樂毅舞趙趙王問圖燕之策樂毅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

古人言一心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

君　魏文帝初授漢禪羣臣皆揚魏德惟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窮愁志

人臣終節　姚崇張柬之等誅二張后遷上陽宮中崇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曰今豈涕泣時邪公禍自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

制誥十三

白君命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禮

天書　詔書

鳳詔　丹鳳封五色詔

紫泥書　掛詔

急宣命　王

天語宣布　漢書黄霸次公為頴川守時上意於理數下恩澤詔書霸宣布令人人知上意也

寛大之詔　後漢侯霸君房為尚書令下寛大之詔四時之令霸所建

后以施令告四方易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布德和令

禮尺一漢司隸校尉楊球為太尉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詔書 許為尺一詔書

魏志青紙紫泥晉書 視草漢報淮南王書帝常召司馬相如視草 渙汗其大號

孔夜被旨草詔書韋澳為翰林承旨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

薄紙手作詔韋澳在河陽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為相也

下書詔日數百陸贄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慟流涕陸贄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

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慟流涕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勿謂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李德裕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朕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謂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

因誡風俗詔歷詆羣有司 元稹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感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誡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

裒肅宗所賜詔勑千餘篇上之 郭子儀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裒肅宗所賜詔勑千餘篇

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

王言不可存私家 舊史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謹密

潛草 李白集序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恪言不入帝用疎之

副本留中 蘇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書臣其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

賜渤海詔 張九齡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輒成

詞旨豐美 許景先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見舍人門

渾瑊制曰 渾瑊為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

切機要 鄭畋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

還詔書 張獻恭遷

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

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

安樂公主光艷動天下侯王相臣多出其門嘗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

廝臺送獄手詔喻免

時安樂公主與長寧安定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喻免同

上刺史縣令謹宣奉行

陳子昂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

書詔叢浩

杜讓能僖宗狩蜀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緵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筭帝倚重之

當草詔書辭不如旨

韋弘景召為翰林學士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

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

緘鑰前後詔敕 陸元方卒有一押生平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

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 陸餘慶遷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

裁可占授 劉褘之擢中書侍郎方是時詔令叢繁褘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

嚴促 李乂遷修文館學士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

家藏詔書 李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

下沛然之詔 房玄齡上疏曰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

訓誥溫麗 王涯遷工部侍郎涯文有雅思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藁定

誥詔皆援準古誼 齊澣為中書舍人誥詔皆援準古誼時號解事舍人

慰邊將傷痍者曰傷居爾體痛在

朕躬封敖武宗作詔書慰邊將傷痍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李德裕進太尉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感封敖劉稹平李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感學士門以筆塗詔李藩王諤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諤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書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别為奏何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令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罷統軍用麻鄭絪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加統軍比絪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書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持以寵文場邪遂著為令也帝悟罷統軍用麻始復關隴書詔夜數十劉瑑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書詔夜數十雖援筆遽成辭皆允切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劉鄴傅豆盧瑑者與崔沆

皆拜同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

寶書

廬從愿課為天下第一寶書勞問

將相除從皆內出制

王俶故事將相除從皆內出制故號白麻至必以責罷遂中書進制

焚

何易于為益昌令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而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

試息兵詔

張昌齡召試息兵詔少選成丈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無一番紙墜北路

藩鎮王鎔朱全忠怒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詰其屬曰國危矣奈何周式請見全忠可以口舌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爾公朋附太原今無赦矣即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

耳況繼奉天子詔和解無一番紙陛北路乎

草詔馬前 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

詔書下雰翳澄駮 張柬之傳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之是日詔書下雰翳澄駮咸以為天人之應

詔出執不下 袁高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

制麻自中以授 李栖筠拜御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

不奉詔命 盧羣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

宣致詔詞 董晉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實

叅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叅病不能事臣請代叅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

訓辭溫厚 崔元翰賓叅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

腕可斷麻不可草 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 劉蕡策曰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

翠錦池飾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翠錦池飾以廄馬覔載賜其家

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 崔羣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

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朱書御札 五代李琪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

百官皆給告身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丈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其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得告身中書但録其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中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給告身自岳始也

白孔六帖卷三十八